

陳清初著

曾滌生立達要旨

中



中 央 政 治 學 校

圖 書 館

身 份 號 192 441

身 份 號 23620



自我教育自去歲七月間印行後，現已三載，足見世人風潮先覺如何向上之精神，趨
於歐戰。唯該書所以其自作之駁語為綱，固是為守約之一助，然對其立己隨人之術，尚少客觀之推求
，此書即為補救此項缺點而作也。

神值今日，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之說，仍為吾國自立自強必循之途徑，蓋「西學為用」者，
儘量發揮科學之效能也，「中學為體」者，乃以「立己立人」「德己德人」之精神，以導民而濟世也。
吾國之物質進化，固不如歐西，而倫已治人之術，却為吾國固有之良粹，倘不察其而光大之，其充
分發揮科學之效能，其何所得以立足於斯世乎？故編者曾深在為立強宗旨，以就正於同人焉。
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陳寶初謹識於滄州信園。

目次



第一章 道中之要訣

一 立本以爲始

二 處心以受益

三 恬淡以爲志

四 堅忍以爲義

五 悔吝以爲戒

六 戒懼以爲防

第三章 持身之準則

- 一 勤儉以副務
- 二 力行以求仁

第四章 經世之方針

- 一 興利入治
- 二 才齊務任
- 三 德行以化
- 四 努力平實
- 五 注重正風

第五章 結論

附錄(一)

曾海生傳略

附錄(二)

曾世十七人之評語

附錄(三)

英文所撰「論以上方與新生活精神運動及工作發展之關係」

第一章 導言



(南)



必有所以獨立之特質，庶乎允然不佞助，卓然不可拔。即國數千年來，變亂紛乘，
國史 雖經危殆，至今尚能屹然如故者，蓋世之道統未絕也。人心唯危，道心唯微；唯精唯一，允執厥中。
 此我先聖先賢歷代相傳之口訣，能發揚光大之，則德被四海，澤及草木；能保持而謹守之，則國
 善其身，砥柱中流，而我國之治亂興衰與夫世運之變遷，亦罔不以此道之昌宏與否為轉移。良以經世
 可以持身為起點，持身以治心為首提，不治其心而能持其身者，亙古所無，不能持其身而能經世者，亦
 斷所未聞也。

會發生為能由格致誠正修齊以至於治平者之實行家，亦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所曾產生最良
 之一果。會氏才隴中庸，而無時不兢兢於自致，自辨罔起，即以天下為己任，而置死生於度外，以從

事於扶持名教，保衛國家。嘗謂：「今日而言治術，則莫若綜核名實；今日而言學術，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。」尤足見其實事求是之精神，故能立體立言立功，古稱三不朽者，竟能兼而有之，其苦心孤詣，血性感人，實足爲後世法。譯世之際，本難於未亂或已亂之時，而難於將亂之際。試觀唐宋明諸賢，以禮術爲政治，博雅純粹，天下得以治無事者多矣，但多在亂既成人心離散之後。曾氏身當中原板蕩之時，羣盜猖獗之際，以文學之臣，崛起其間，奮其忠勇之氣，總以博愛之思，受命於危難之間，周旋於困苦之中，無可不用，亦無可辭之辭，竟能不因勝而怯，不憤而灰其心，不因糧匱而改其志，愈挫折愈振奮，愈困苦愈倔強，立定腳根，布陳公道，盡驅血一除，挫頰大藩劫，建信大平治之功。古今合觀。

曾氏之特殊貢獻甚多，約而言之：在政治方面，則爲標榜人治，以身作則，扶持名教，以後清廷政權，乃漸移於漢族，軍事方面，則爲養成湘人從軍尚武之精神，一舉創辦湘淮軍，爲軍制上開一新紀元，修辦關係，穩打穩紮，在戰術上開一新途徑；財政方面，則倡行通商稅性質之厘金，爲戰時籌

款樹一新規；教育方面，則派人留學，廣人譯書，開設學堂，致授西學，爲近代新教育之先聲；學術方面，則以文學可以脫離道德而獨立，不受文以載道之繩絆，故能推陳出新，而影響於近代新文學運動之急劇展伸，社會方面，則以拙誠勤儉爲天下倡，而導世風於淳厚。

有謂清漪與洪楊之成敗，非人才消長之故，乃德業隆替之徵，信不誣也。有知者不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知，言行相符合，吾於會濼生見之矣。觀其言而欲見其行，見其行而欲知其言，兩相印證，始易效法。攷其立遠之訣竅以避而實易，似迂闊而實簡要，語其淺，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焉；語其易，雖愚夫愚婦可以能行焉，然則會濼生之所以爲後世最應崇拜之人，誠以其夙以德行為本位也，倘或人均以會濼生之志爲志，行會濼生之行，則濟世之業，豈死不渝，匪時吾民族之有興，可企足而待，推其所趨，則世界人類亦必蒙無疆之福矣。

所爲之計，特標出其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之要點，以爲綱目，說明其得力之所自，並擇錄其原語，以資互相參證，求證其傳略及後世十八人之評語，以俾檢討其成功之所在，而加強世人急起直追之信

也，此爲讀者所習者以視。本即組織研究之唯一目標也。

NOT

第二章 治心之要訣

一 立志以自強

自古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，蓋古今中外之成大事者，必其自創力之較強者也。人之生也，不愚無志，愚所以立，不難於有抱負，而難於貫徹始終，雖內聖外王之業，必先有民胞物與之量，而志之堅持不拔，尤必有相當之素養，始能達其目的。曾蔭生生於累世耕讀之家，深諳民間疾苦，素具淑人濟世之宏願。環顧雖如何荆棘與艱危，終以百折不回之志，用定力以勝之。每日必填日記數條，讀書數頁，習以爲常，有補於身心者其大。嘗曰：「節性唯計其適」，蓋自治之術者，必能先立其大者，自無嗜好之薰染，而猛於進德勸於修業矣。曾氏少有吸煙及宴起之惡習，後觀心戒之，初嘗偶並不罷自克，曾氏乃視之如天敵，必拔其根株而後已，後此能癩十餘年暨開金陵之巨魁，正與前此頗堪經

剛血氣之積習，同一精神與決心，正所謂「有志竟成」也。故其治心第一得力處在立志，其言曰：「

古稱金丹換骨，余謂立志即金丹也。

總領先哲，彼亦猶人，親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聰明福祿予吾者豈哉！乘天而快，是及凶災。積悔累千，其終也已！往者不可追，設從今始；荷道以躬，與之以言，一息尚存，永矢弗諼。

且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，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，以頑厚便化毀重習爲憂，以小人在位賢人否困爲憂，以匹夫匹婦不袪已澤月憂。

一一 虛心以受益

孔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矣！」老子曰：「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不自見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長。」呂新吾亦曰：「虛其心，天下之寶。大其心，窮天下之物，濫其心，觀天下之理，平其心，論天下之事，定其心，應天下之變。」蓋不虛心，窮

以一得自喜，自易故步自封，雖有日新月異之進步，雖有若何之聰明才幹，亦無以補其缺憾也。曾國生以爲君子大過人處，只是虛心，功不自炫，過則自承，既不與才自足，亦不以學自矜，故其虛懷若谷，德業日隆。金陵之役，其弟圖荃久攻不下，乃一再勸其有功則與人共分之，今派劉軍，以竟其功，其大德之證，實所罕見。至其所以能德日進而業益隆者，能虛其心以受天下之養也。故其行心如二得力處在虛心，其言曰：

君子之遺，莫善於能下人，莫不善於矜；不自恃者，雖危而得安，自恃者，雖安而易危。

人必中虛不著一物，而後能真實無妄，竄竄者不欺之謂也。人之所以欺人者，必心中則著一物，心中別有私見，不敢告人，而後積僞言以欺人，言心中了不著私物，又何必欺人哉？其所以自欺者，以心中別著私物也；所知在好飾，而所私在好色，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好德之知矣。是故誠者，不欺之謂也。不欺者，心無私著也。無私著者，至虛省也。是故天下之至誠，天下之至簡者也。！！至明無著，物來順應，當時不雜，既過不戀，是簡之虛而已矣，是簡之誠而

學矣。

知己之難矣，即許穆承祀之地，敗去毫無吝惜之心，乃最難事。豪傑之所以爲豪傑，蓋賢之所以爲賢，便於此等處蓋難過人。能過此一關，寸心便異常安樂，省得多少悶愁，省得多少憂慮，能裝無礙也。

三 恬淡以廣志

凡忠貞體國者，必先有超人生之意志，「富貴於我如浮雲」之襟懷，而後始能發揮無上之熱誠，以完成其願志。若一慮及本身之利害，則必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況思得患失，鮮有能貫徹其體國之偉志而不功虧一簣者。觀於李鴻章對於移用建軍經費未能以去就力爭一事，尤足證明恬淡之胸懷，爲大政治家不可或缺之要素。蓋必能忘其本身之私，而後始能專心於公，不爲名利所左右。曾文正以我漢清使心爲其三樂之一，實爲得髓。平日喜讀莊子，以領恬淡冲融之趣，所謂「養浩一陶春意思，撐起出

「便習曾頤」者，莫不基因於恬淡之觀念而生也。否則屢遭挫折，嫉惡叢生，倘非本計毀譽與本身之利害，宋有不牛臉而廢者，故其治心第三得力處在恬淡，其言曰：

吾輩辦事務，保處功利場中，宜刻刻勤勞，如賈之力積，如買之趨利，如農工之上澗，早作夜思，只求有濟。而治事之外，此中却須有一段「豁爾冲融」氣象，二者並進，則勤勞刻以恬淡用之，最有意味。

凡喜譽惡毀之心，即應得患失之心也。於此關打不破，一切學問才智，總是以致世炫名。胸懷廣大，宜從平淡二字用功，凡人我之關，須看得平，功名之關，須看得淡，庶幾胸懷自

愈生平不涉先儒之膏，見出賢故人仿身，千言萬語而要以不技不求為準。彼者縱資資儲，縱功爭顯，所謂「忍看不能信，忍看長人情」之類也。求者貪利貪名，懷士懷惠，所謂「未得便已，既得患失」之類也。技不常見，每被露於名譽相爭地位相持之人；求不常見，每被露於貨財相

接仕者相妨之際。將欲拉開，先去懷心，所謂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」。將欲立品，先去求心，所謂「人能無穿窬之心，而利不可勝用也」。

偶作聯語以自箴云：「禽獸逼人，節由數出；死中求活，淡極樂出」。一本孟子在窮處之寫，一本論語處水出跋車之意，以節去枯亡憂憂之私。

四 堅忍以圖成

孟子曰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」。誠爲萬古不磨之鐵律，是以古來豪傑之士，每遇艱苦挫折之機，意以爲天之以此磨煉，以試利器，而坦然受之者，正欲留此身以爲後日用也。不然，一有挫折，則忿懣不能自持，必致夭折其身，而爲無謂之犧牲，雖有若何才學，終歸湮滅。故聖者，個強以勵志也，愈窮收愈振厲，愈窮整愈奮進，志不衰，氣不竭，始能肩輿日而支危局；忍著，留身以負重也。

，器具有大受之才者，必有大受之量，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方能爲人之所不能爲，所謂「處變堅貞，忍以圖成」者，乃以赴湯蹈火，躬蹈履之精神，以達成其目的。會發生一刻不忘個與個，是以能有不世之成就，故其治心既得，力足以堅忍，其言曰：

昔耿恭簡公謂：「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。」

日慎日恐，以本事之終，一懷焦憤之念，則恐無成耳。千萬忍耐！日久而敬之「四字」，不特處朋友爲然，卽凡事亦莫不然。

諸事棘手焦灼之際，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，昂然甘寢，萬事不視，此或今日使人覺覺快樂，乃焦灼愈甚，公事愈煩，任責愈重，指摘愈多，然時勢所趨，萬不能覺身世外。

處事未嘗謂余受氣從不脫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圖自強，因引諺曰：「好漢打脫牙，和血吞。」此二語乃是金針，耐煩莫忘此訣，余其持守交關，獨京師兩資所難，蔡其甲實爲長沙所隱隱。

乙卯丙辰爲江西所蹂躪，以後岳州之敗，靖江之敗，湖洲之敗，暨打脫牙之時矣，無一不刺血時定。

。時乎不爲大府所器重，則以耐冷爲要；薪米成時窘迫，則以耐苦爲要；聽鼓不勝其煩，隱隱不勝其擾，則以耐勞爲要；與我同輩者，或以際氣得和，在我後者，或以干體得榮，則以耐閒爲要。

和天之美，而吾所歷者短，則憂患橫逆之來，當稍忍以待化定；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則遇榮利爭奪之曠，當退讓以守其難；知書籍之多，而吾所見者寡，則不敢以一得自喜，當思博善而守約之，知事變之多，而吾所辦者少，則不敢以功名自矜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。

五 悔省以日新

自反爲鑄鑄之門。願亭林謂「士不言恥，則爲無本之人」。宜容最抗痛之針砭。曾子曰：「吾日

三矣。吾身一，難和一日之中，深自檢點，行動稍有不當，即時改過，故其德行在孔門爲第一。由明而而悔省，由悔省而奮發，孔子所謂「知恥近乎勇」者，亦言自反之極，勇往邁進之精神，必由此而生。曾參生以悔字啓春生之機，可謂得其妙訣。故雖在軍費勞午之中，日夜操勞，無兵無餉，困難百出，然猶能披荆斬棘力行不懈者，盡由其無時不悔省，無事不悔省，所謂「不怨不尤反身爭個一」者，誠不啻自道其悔省之要領。良以唯有悔省始能貫徹力行之精神，唯有悔省始能永久保持向上之朝氣。故其治心第五得力處在悔省，其言曰：

朱子嘗言，悔字如春，萬物蘊蓄初發；吉字如夏，萬物茂盛已極；吝字如秋，萬物始落；凶字如冬，萬物枯凋。若能以悔字啓春生之機，庶幾可挽一二乎？！由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，屋闕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，真爲遊世者之良法也。！自問近年得力處，唯有一悔字訣。！趨廣漢本漢之賢臣，因屢變而勤魏相，後乃身當其災，可爲釋憾，默存一悔字，無事不可成。

同

自立志自新以來，至今五十餘日，未曾得一過，此後直須說底操持，一絲不放鬆。從前所積，譬如昨日死；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務使息息靜靜，使此生意不息。

余回憶平生，老病交侵，每不勝悔，而精力衰憊，自問更無年晚之力，乃作一聯云：「莫苦悔已往覺尤，但求此日行爲無慚和鬼；休言怕後來災禍，只願當年心氣庶召祥和。」余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，愧侑箴己！

今年忽忽已過兩月，自新之志，日以不振，怠慢愈積，以是不如舊狀。昨日痛自反省，自爲自今伊始，更愴然更猛，不終小人之歸。

大易之道，莫善於悔，莫不善於吝。

念生平所作事，錯謬甚多；久居高位，而德行學問，一無可取。後世將譏笑交加，愧悔無及。君子但知有悔耳，悔者所以守其職，而不致求全。小人則時時求全；愈者既得，而吝與凶。

隨之矣。

六 戒懼以凝神

戰戰兢兢，戒懼之神態也。好謀而成，戒懼之功效也。非戒懼無以凝正神，非戒懼無以研鑿於心。薄初動之際，古人所謂清冷們心，所謂平旦之氣，終於戒懼恐懼之餘，始能革故鼎新，日進有功，曾蘇生將學庸朱子註中「自戒懼而約之，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稍停時，而心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，此綿綿者，由動以之靜也。自慎獨而精之，以至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有而萬一功耳，此穆穆者，由靜以之動也。由靜之動，有神主之，由動之靜，有鬼司之，終始往來，一敬貫之。」致語即於日記紙之背面，每日記完日記後，必悉心涵泳而體察之。其治心之勤苦可見，謂其平生事無不即基於此，非過言也。故其治心第六得力處在戒懼，其言曰：

戰戰兢兢，死而後已，行有不得，反求之已。

軍事有勝氣惰氣，皆敗象也。孔子「臨事而懼」，則惡驕之源；「好謀而成」，則惡信之源。然時不懼，無事不謀，自無惰時矣。

孟子曰：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」。君子之作事，既欲誦古籍，諷取人言，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，庶不致盲昧從事耳。

古人所謂「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」，懷慄危懼，若將隕於深淵，蓋唯恐其不勝任也。

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」。故古詩「花未全開月未圓」之句，君子以爲知道。自僕行軍以來，每介疑勝疑敗之際，戰兢恐懼上下枕榻者，其後常爲大勝，或當志得意滿之後，各路雲集，扭於懸勝，將卒矜慢，其後常有意外之失。

古人曰欽，曰敬，曰謙，曰虔恭，曰謹，曰祗懼，皆慎字之類也。慎者，有所畏懼之謂也。居心不循天理，則畏天怒；作事不顧人情，則畏人言；賤則畏父師，畏官長；老年，則畏後生之箴諫；高位，則畏僚屬之指摘。凡人方寸有所畏懼，則過必不大，鬼神必從而原之。

况近來外侮紛爭迭起，余日夜兢兢恐懼，若有大禍即臨眉睫者。時事愈艱，則挽救之道，自須先戒懼以惕厲。

總觀曾氏治心之道，不外得力於立志、虛心、恬淡、堅忍、悔悟、戒懼等六端，蓋能立志，則卓然自立，精神振拔；能虛心，則自處謙沖，敬然受教；能恬淡，則榮利不能移其守；能堅忍，則艱阻不能移其心；能悔悟，則生力沛然，動於補過；能戒懼，則心思緝齊，知幾而神。有此六端以治心，則人生之價值，自可提高至最高峯矣。登高者必自卑，行遠者必自邇，人之所以不同於萬物者，自有其爲人之特點在，能保持而光大之，則希聖希賢，康民濟世，乃國家中事。王陽明所謂「人人有路透長安，坦坦平平一箇看山者，正謂人人可以爲堯舜，只在人之爲不爲耳。孔子有言：「好學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，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修身，知所以修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，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」。人之所以爲人之特點，與萬物相較，可謂得於天者獨厚，必能善保此點而光大之，始不愧其所以爲人，而其程度之大小深淺，則觀其治心工夫如何耳。

第三章 持身之準則

一 勤儉以服務

「勤儉稱道」「儉可養廉」，古訓昭昭，理無或爽。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，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此勤之工夫也。「治人事天莫如審，失時當是以蚤，是以是謂用禮節，用禮節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」。此儉之效驗也。轟轟烈烈之事業，莫不由勤而來。億萬千古之節操，類皆由儉作起。且勤與儉乃為一事之兩面。勤末有不儉者，而儉亦未有不勤者，故勤儉為立身要件，亦為發揮人生價值之起點，勤而有極，始不縱情適欲，儉以自守，方可進德修業。會經法體斯旨，不但因知勉行夜以繼日，更能布衣素食，恬淡一生，是以官游所至，布衣成爲風尚，「食蔬菜一品，致當時有「一品宰相」之稱，佳話流傳，不然成翁，則其平生事業，莫不由勤儉得來。

，實非過語，故勸後為其持身第一得力處，其言曰：

憶自辛卯年改號綠生，滋者，取綠其香染之污也；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，「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；今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」也。改號至今九年，而不學如故，豈不可嘆！余今年已卅，實稟頑鈍之精，勤勵，此後豈復能有所成？但求勤儉有恆，無縱逸欲以養先人元氣，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無失詞臣體面，日日自苦，不要過而生淫。

勤儉自持，習勞習苦，可以處樂，可以處約，此君子也。

身體雖弱，却不能過於愛情，精神愈用則愈出，陽氣愈提則愈盛，每日作事愈多，則夜間陽氣愈快活，若存一愛情別神的意思，將前忘却，耗他無氣，決難成事。

古之聖君賢相，若湯之昧且丕聞，元王之日昃不遑，周公之夜以繼日，坐以待旦，蓋無時不以勤勇自勵。爲一身計，則必操習技藝，膠漆筋骨，困知勉行，操心危懼，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。爲天下計，則必自餽已溺，一夫不驍，引爲余辜，大禹之周乘四載，趙門不入，墨子之歷項諸國，以利

天下，皆極使以奉身，而極動以救民。故荀子稱大禹墨翟所行，以其勤勞也。每見人有一材之技，而
 不顯習者，莫不見用於人，見稱於時，其絕無材技，不慣作勞者，皆睡棄於時，飢凍窮蹙。故勤則
 逸則天，勤有材而不用，逸則無能而見棄，勤則博濟斯民，而神祇欽仰，逸則無補於人，而神鬼不
 賞。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，莫大於習勞也。

脩己治人之道，止一編於彝，儉於家，言忠信，行篤敬。四語，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。

立身之道，以禹墨之勤儉，兼老莊之靜虛，應於脩己治人之術，兩得之矣。

勤字工夫，第一貴早起，第二貴有恆。儉字工夫，第一莫藉華麗衣服，第二莫多用僕婢屈工。凡
 賢相無種，聖賢豪傑亦無種，只要肯立志，都可做得到的。

二 力行以求仁

真中之真諦，即在力行，是以天格之充實與否，亦視力行之程度如何，古今之聖賢豪傑，革命志

士，無不由有目的有決心之力行，以實現其宏願，以完成其高尚之人格。至於處危若安，履險如夷，乃爲力行中之靈敏過程。王陽明所謂「險夷原不溷胸中，何異浮雲遮太空」。是爲力行之態度。中庸所謂「有勿行，行之勿篤勿措也」。是爲力行之精神。大學所謂「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」。是爲力行之效果。而有民胞物與之覺悟，亦應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法天之行健，自強不息，以育萬物，以位天地。孔子曰：「力行近乎仁」，蓋謂力行之人，終非對人對事已有大熱之情緒在。曾參生一乘唐鏡海之指示，持身以朱子全書爲宗，身體力行，終以成其偉業。故力行爲其持身第二得力處。其言曰：

今之人，皆思見用於世，而無用世之具。誠歸致信於載籍，問途於已經，苦思以求其通，躬行以試其效，勉之又勉，則識可漸進，才亦漸充，才識足以濟世，何患世莫已知哉？

格物則則仁義之差等而續析之，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，而力行之。殊不知格物所載的，作「文輝仕以聖賢說的」，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。若果事事做得，即下氣說不出，何妨？若事事不能做，並

有過於倫絕之大，即文章說得好，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。

所謂誠意者，即正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。知一句，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並進，下學在此，上達亦在此。

天下事如得十分，不知行得七分，非問問何由大頭哉？

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，打得過尚，便是好漢。

綜觀曾氏持身之要，不外得力於勤儉與力行，張載曰：「凡天下疲極癯瘦，老病癯瘠，皆吾兄弟之離遭而無告者也，于時保之，子之要也。」。胡不儉以自奉，勤以救民乎？又曰：「不處勞而底豫，釋其功也。無所逃而待烹，申生其殺也。體其受而歸令者，嗇乎？勇於從而顯令者，伯奇也。富貴禍澤將厚吾之生也。貧賤憂感庸玉汝於成也。存吾順事，沒吾甯也。」。豈非以力行之精神，以處求仁之目的乎？蓋人非以服務為目的，服務以求仁為依歸，非勤儉無以言服務，非力行無以言求仁也。

第四章 本經世之方針

標榜人治

夫與世之離，亦猶神之與物，而神固足以開發物質，而物質亦可以發揚精神，但法之設，格，不可不而繩之也。人不健全，則非法所濟也。孔子曰：「文武之設，在方策，其人存則其政舉，其人亡則其政息。人道優政，地道德樹。天政也者，沛德也。」尤是爲人決關係之說明。其必人與世相得，益彰，始可以臻上理。自古功業繁炳，成一代之治者，大多爲法家一流。曾繁生岸以儒者，但曾子襲其法家精神，厥辭外儒內法者是也。平生深慕張居正之爲人，嘗曰：「張公與唐李太尉文膽，皆以俘珠負俗，而李承強國之後，張當應隨之極，其功尤偉。」其所以學居正，遠追仍無時不以得人爲亟務者，蓋深知治法仍以治人爲先，先修條件也。故其標榜人治，實其治術之第一特質。其詳曰：

國家之強，以得人爲強；所謂「無韓維人也」。若不得其人，則毛羽未縮，亦似難以高飛。

人存而後政舉，方今四方多事，綱紀紊亂，將欲維持成法，仍須引用正人，隨事納之邦，庶不爲於例，而又不得於理。

侍與公力所能勉者，引用一般正人，培養幾個好官，以爲種子。

竊以爲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，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權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多得，或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以去以死，而貪婪退縮者，輿願首而上，而富貴，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爲浩嘆者也。

世事敗壞至此，爲臣子者，當物色一二忠勇之人，宏濟時艱，豈可使清濁混淆，是非顛倒，遂以默然爲詞耶！

一 求才善任

夫六國之亂，聖者所病。是以人之言行，自昔經論，苟有所長，必有所短。棄長取短，則天下無可
士用之人。苟舍短取長，則天下無不用之士。原雅因人制宜，量材器使也。天生一世之人，必足一世之用。
而為論有過之人，必有能者出處之用。曾濼濼之用人也，內持短見，而六藝在手，外廣延納，而萬流
工濟歸。汝朋來往之補，在來斷續之中，無不深察求賢若渴之心。更不計恩怨，祇有
長足濼濼，則不致種種難舉。與夫宗濼濼意見本有未洽，但絕不以其與別人觀點之不同，而摺棄其材，又深
致力於轉移之道，培養之方，考察之法，所謂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者，並能兼而有之，則當時之人才
輩出，與其中興之治，非偶然，故其求才聘任，實為其治術之第二特質。其言曰：

堯玉之治天下，以便賢者當所任勢，其庶民也皆以爵，故道一而俗同。

洪顯之求擢人才，約有兩種：高明者好顯體面，恥居人後，獎之以忠，則勉而為忠，許之以賂，則始為廉。
笨者若愚者當以善解之法行之，即薪水稍優，訟訟稱道，實有十二人才出乎其間，不防暗事賤俗。舉

者本無遺毒，但能轉錄其惡之自驗則生侮，防之稍靈則日曠，若此者當以齊示之，俾得留節於規矩之中，人。

大抵任事之人，斷不能有弊而無毀，有惡而無緝，自修者但求大闢不鳴，不可與談，而縱沉毅之氣，衝入者但求二長而取，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，苟於曠曠過事苛求，則庸庸者反得保全。

三 倡行禮治

「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此爲孔子之明訓，禮者理也，務夫人欲以存天理。去人欲，克己之工秩也。存天理，復禮之方極也。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」所謂去之存之者，亦禮義存而淫泆易息有云：「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一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一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，一有上下然後有禮義。」禮者，人類生活行爲之規範也。禮言之，則爲道德律，存之則治，一失之則亂。社會秩序既紊，人始以私利行禮治，其所以能趨平大亂者，未嘗不由於維持禮教之維繫之。

深得民心也。正如王討粵國檄中所云：「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，詩書典則，一旦掃地蕩盡，此豈獨我大瀛壖，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，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泉，凡讀書識字者，又烏能袖手坐，不思一爲之所也。」是以各地僑胞討賊之速而且烈，莫不有極於維持國教之必要，故其行爲，實爲其治術之第三特徵。其言曰：

古之學者，無所謂經世之術也，學禮焉而已。

仲尼好語求仁，而雅言執禮，孟子亦仁禮並稱，蓋聖賢所以平物我之情，而息天下之爭，內之莫大於仁，外之莫急於禮。

若欲歸邪而返經，果操何道哉？夫亦曰：「隆禮而已矣」。先王之制禮也，人人納於規之中，自其言說，已立綱防。洒掃沃盥有常儀，羹食肴醢有定時；綏綏神佩有恆度，既長，則教之無以實成人之道，教之昏禮，以明厚別之義，教之粢祭，以篤終而報本。出而相見，則有士相見以禮，以顯親以勸忠。其在職，則有三物以興賢，八政以訪淫。其深遠者，則教之以樂舞，以發和順之氣，備

文武之容。救之大學，以適於本末始終之序，治國平天下之術，救之中庸，以盡性而達天。故其材之成，足以輔世長民，其次亦循循禮矩。三代之士，無或敢逆於奇袤者，人無不出於學，學無不衷於禮也。

以禮自治，以禮治人，自然寡尤寡悔，鬼伏神歆。

古之君子，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，不可得而見，其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則乘乎禮。自其內者而言之，舍禮無所謂道德，自其外者，舍禮無所謂政事。

四 努力平實

好高騖遠，爲世人通病，治世尙行，末世尙言，每嘗觀國者之合臨天津，蓋世之惰也，人非有實事求是之精神，不克立足，若值亂世，則政失恆軌，人彗投機，詭論空言，每爲世重，因而積非成習，漸成浮厲虛忘之風，此世之所以愈亂也。胡林翼曰：「脚踏實地，便是經天緯地之奇才，並非慧異。」

感談奇妙之謂也」。誠亦戰乎言之！夫能使事樂成功之法，實與人人備行之法。唯其人人能行，故均切實平易，卑之無甚高論。此在常人視之，或嫌其迂回，或譏爲至愚，因而另求直捷巧妙辦法，期以行險而徼倖。抑知「大巧若拙」「大智若愚」，此拙與愚，卽爲力求平實之累積工夫。曾滌生生當末世，求龍對症下藥，故一味向平實處努力，示人以至拙至誠，於是賢良興起，世風丕變，故其努力平實，實爲其治術之第四特質。其言曰：

凡道理不宜說得太高，太高則近於矯，近於僞。吾與僚友相勉，但求其不要起，不撒荒。二事雖最淺近，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。

大抵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，明有二：曰高明，曰精明。同一境也，而登山者獨見其遠，乘城者獨覺其險，此高明之說也；同一物也，而釐度者不如權衡之審，百巧者不如尺度之確，此精明之說也。凡高明者，欲降心抑志以趨於平實，頗不易易。若能事事求精，輕重長短，一絲不差，則誠實矣，能實則漸平矣。

方今東南糜爛，時局多艱，吾輩官民未處文，力求實際，整頓軍局，勤澤崇真。

今願諸君子，爲務實之學，讀自禁火言始。

近來國運高變，一味尚平實處用功。

五 注重正風

國家之治亂，繫於社會之隆污，社會之隆污，繫於人心之純駁，而人心之純駁，關係風氣之良窳者至大。是以往古聖哲，莫不以移風易俗爲己任，以身作則，爲天下先。所謂「以身敦業者」，「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」，乃爲至可寶貴之經驗語也。會黨生深惡正風之必要，在其原才及勸學諸篇特別號召，以爲：風氣無常，隨人事而變遷；有一二人好學，則數輩皆思力進先哲；有一二人好仁，則數輩皆思樂濟新民；倡者啓其端，和者和其波，先覺後覺，互相勸導，以而成一代之風氣，遷流行業無不有以然而然者。故其注重正風。實爲其治術之第五特質。其言曰：

現在人才不換，相謹小而忽於大。人人相習脂韋唯阿之概，彼以此疏稍換風氣，我在廷相超於骨，而遇事不敢退縮，此余區區之餘意也。

治世之道，事以敦賢養民爲本，其風氣之正與否，則絲毫皆推於一己之身與心。一舉一動，一言一默，人皆化之，以成風氣，故爲人上者，專重脩身，以下教之速而且廣也。

今皇諸君約：多作實事，少說大話；有勞不避，有功不矜。人人如此存心，則勛業自此出，風俗自此正，人材亦自此盛矣。

賢罰之任，親乎權位，有得行，有不得行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，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。繼亭林所稱「匹夫與有責焉」者也。

當今之世，富貴無所圖，功名亦斷難就，唯有自正自心，以維風俗，或可補救於萬一。所謂正心者，曰厚曰實，厚者恕也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撓撓之風。實者不說大話，不務虛名，不訂虛空之事，不談過高之論。如此，可以少

天下浮僞之習。

蔡邕會氏論世之術，不外得力於人治，善任，禮治，平賞，正風，五大端。尚人治，故人才盡起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任，故人盡其材，材盡其用；崇禮治，改行爲克己，各得其所；求平賞，故銖較寸粟，俱收成效；重正風，故羣趨篤實，風良俗美。孔子曰：「爲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」是正身而後始歸正人，治身而後始能治世，不過環境不同，窮通有時，有幸有不幸耳。或只好獨善其身，或居然兼善天下，是又未可一概而論。

第五章 結 論

治世而行，末世尙言，厥爲天演之定律，觀於歷代盛衰興亡之史實，令人不得不俯首唯唯也。是以一國之治亂，乃完全繫於經世者之能否以身作則以爲天下倡，倘能以身先之，則凡民亦可聞風興起，否則雖三令五申，善士亦未必相從也。曾蘇生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，高舉禮教大旗。——蓋清代政權，已由曾氏起而實際入於漢族之掌矣。其所以卓然獨到者，正以其治心持身經世之有術也。

無曾氏治心持身之嚴，縱有其治術，亦必沐猴而冠，毫無是處，欲其有輔於世道，誠憂乎其難矣！故吾人今日，而欲講求經世之術，必先發願自其治心持身處做起，否則徒驚其遠，而遺其近，操多繁世疾邪之論，而無躬行實踐之實，是又德之不脩，而僅以標榜曾氏盜名者，雖視若私淑氏，而實爲曾氏之罪人。

抑曾氏之勳名，固不惑人人可致，然曾氏治心持身之法，則人人可行。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

「齊天下」，此先哲勉人修己之意也。實則「獨善」即可「兼善」，唯「兼善」之「國」，每因人之窮通，而有廣狹大小之不同耳。故究極言之，有曾氏之位者，固應效法曾氏，即無曾氏之位者，又何嘗不應效法曾氏？釋猶人也，先哲以一布衣，竟舉舜以自勉，豈非有鑒於其位，而實欲私淑其德行，絕不得指爲狂妄也。乃世人常昧於此理，動謂以曾氏動名之赫赫，豈窮指大所能做得！殊不知曾氏當年，亦本寒微而其治心持身之切實工夫，固早奠基於居身卑微之時，曾氏有此工夫，有此基礎，故於身處高位之時，即能有此治術，即能行之有功，縱不幸屈身末僚，名不成，功不立，然就其立德立言而論，亦足垂範千古。然則曾氏之人人可學，抑且人人能學，固屬毫無疑義，倘吾人不甘終槩，必奉曾氏爲無上之師表矣。

世之論者，每拾西人牙慧，嘗謂各個份子不健全，則國家之盛強難期。就目下情形而言，雖有幾個人會產生亦屬無濟於事；殊不知吾國一般人民之智識水準太差，無傳強之忍法表現，爲民牧者。導之東則東，導之西則西，如領導者得人，可得各個份子健全固樸之效果，若俟各個份子健全，而後可以

會盛強，直等河清之望，俟一肝衝現局，除國家社會竭力培養，其個體亦在以此收風行草偃之效外，尙有何幣以獻先哲先烈之靈乎？

年奏言用人有轉移之派，有培養之方，有考察之法，三者不可廢一。又條陳日講事宜，皆蒙採納，上方倚重日深，六月署工部左侍郎。

○咸豐元年署刑部右侍郎，充武備正攷官。二年官吏部左侍郎，充江西正攷官，丁母憂回籍，存心過儉。十一月廿九日奉召會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，搜緝土匪。四年正月督師東下，與敵接戰岳州，又與靖遠，皆不利，橫遭譴貶，憤不欲生。乃自投於水，左右救之獲免。七月克信州，九月克復武漢，賞二品頂戴，署湖北巡撫，旋以力辭，賞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。五年親赴江西，遣餉募勇，建立新軍。七月抵其布卒，遂馳往九江統其軍，八月水軍復湖口，九月補兵部左侍郎。六年石達開亂江西，馳赴南昌，遣彭玉麟統內湖水師，退駐吳地以固湖防。七年正月復安福、新淦、武寧、瑞昌、德安、奉新，宣慰大振。二月十八日丁父憂回籍守制。八年五月奉命辦理浙江軍務，移師松閩。六月起開始記月記。九年肅清經破敵於南康，克新城廬池江，復南安，解信豐圍。敵竄清南，將理粵黔入蜀，乃奉命防蜀。十年二月陳玉成犯太湖，分兵破之。四月賞兵部尚書銜，署浙江總督，六月補兩江總督，以

欽差大臣督辦江西軍務。十年進駐祁門。時皖南北十室九空，自金陵至徽州，八百餘里，無處無敵，無日無戰。徽州初陷，休祁大震，或勸移營他所，乃曰：「吾初次進兵，造險即退，後事何可言？吾去此一步，無死所也。」敵遂環攻，平書遺囑，懸屍佩刀，從容布置，不改常度，死守兼旬。始出一戰，驅之嶺外，並以左宗棠可獨當一面，薦請督辦浙江軍務。李鴻章動氣內敵，才大心細，保舉爲江蘇巡撫。

同治元年三月，命帶總督協辦大學士。二年五月復江浦浦口，克九墩洲，長江肅清。三年正月克鍾山，合圍金陵，六月金陵平。賞加太子少保銜，錫封一等侯爵。浙江洲撫曾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，錫封一等伯爵。時捻亂日久，僧格林沁戰沒於曹州，賊勢日熾。四年四月又奉命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辦。五年正月潯銘傳破賊於黃陂。六月遣任山張翼日大破賊於上蔡。五月賊竄雒河集，遣兵擊走之。五年正月潯銘傳破賊於黃陂。六月遣任山張翼日大破賊於上蔡。西聯。七月有大破於南陽新野。當以病體日感不支，陳請退休，奉命仍回兩江總督本任，以李鴻章代辦劉銘平宜。七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，仍留兩江總督任。十二月 匪平，賞雲騎尉世職。七年四月補

武英殿大學士，七月調直隸總督，十二月到京賞紫綬馳馬。八年二月查明游大窪地畝，陝後銀限一律豁免。時直隸督務廢弛，並建議籌練六軍辦法，使省仿而行之，實務爲之一振。九年五月陝西大旱，賑厚奏，天津民人因逃劫幼孩匪徒，有牽涉教堂情事，奉命赴津查辦，並奏請日後仍當堅持一心，曲全鄰好，以爲保民之道，時時設備，以爲立國之本。因辦理稍柔，頗多物議。八月調兩江總督，以日疾日甚，口請另簡賢能，暫缺調理。十一月奉命充辦通商事務大臣。十年以楚岸淮南引地歸川鹽區佔，與湖廣總督定議，與川鹽分岸分銷，奏請武昌漢陽蕪湖德安四府專銷淮鹽，安陸襄陽鄖陽荆宜昌荆門五府一州，暫行借銷川鹽。十一年二月卒，享年六十二歲，易實之目，猶不忘記其日記，其好學之篤，省克之勤，可想也已。追贈太傅，照大學士例賜卹，並加恩予諡「文正」，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，於湖南辰溪江寧省城建立專祠。

湖廣總督李瀚章安徽巡撫英翰署兩江總督何璟先後奏辭：「國藩初入翰林，卽與故大學士倭仁本常手摩肩接踵，嘗道何相珍諳明程朱之學，克己爲身，得力有自，遺值時艱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死生兩

國破之度外。有過人腦力。在堅持定見，不爲浮議所搖。用兵江皖，陳四路進攻之策，剿辦捻匪，越四面混賊之隨，其後成功，不外乎此」。自安慶克復後，國藩督軍駐紮，整吏治，撫疲瘵，培元氣，調屬僚若子弟，視百姓如家人，生聚教養，百廢俱舉，至今皖民安堵，皆國藩所留貽，一聞用款，士民奔走，婦孺號泣，以遺愛言，自昔鎮江湯斌于威龍而後，未有若此感人之深者！臣聞其昔宦京師，卽已留心人物；出守戎軒，尤勤訪察。雖一材一藝，罔不甄錄，又多方造就，以成其才。安慶克復，則推功於胡林翼之籌謀，多隆阿之苦戰。金陵克復，又推功諸將，無一語及其弟國荃。賊及僧親王及李鴻章左宗棠諸人，皆自謂十不及一。積儉如寒素，儼倖盡充軍官中用，未嘗置屋一椽，田一畝，食不過四簋，男女婚嫁不及二百金，垂與家訓，有唐楊綰宋李沆之遺風，其持之甚嚴而持之有恆者，日未妄語不妄起。前在兩江任內，討究文書條理精密，無不手訂之章程，黜陟之批牘。公餘無客不見，見必博訪周諮。其患疾不起，實山平日常無鉅細，必躬必親，殫精竭慮所致也」。是其秉性忠誠，特躬清正，諷冲爲懷，盡瘁報國，誠足多者。當湘鄂江皖軍事棘手之際，倡誅水師，矢志滅賊，雖屢經

困厄，會不少移。卒能萬眾一心，削平逆寇，功成之後，寅畏小心，始終罔懈，雖拔賢才，如恐不及。則其感於自存忠於謀國之精神誠足以垂風百世矣。

附錄 (三)

後世十七人之評語

一 李鴻章曰：查該故督臣調任畿輔兩年，舉賢任能，吏治爲之肅清。他如治河練兵，次第舉辦，皆有成效。於地方利弊，切實講求，潮起潮立，靡隱俱備。其在任時，清厘通省訟獄積案數萬件。去任後，籌助天河水災賑銀二十萬兩，尤爲難能。

二 薛福成曰：曠管綜核會同藩之爲人；其臨事謹慎，動應趨避，而成敗利鈍，我所不計。似漢臣諸葛亮，然運籌處時，建樹宏闊，則又過之；其發謀決策，應物度務，下筆千古，窮盡事理，似唐臣陳贊，然涉歷艱艱，親嘗苦甘，則又過之；其無學不究，默究精要，而踐履篤實，始終一成，似宋臣司馬光。然百無助焉，總歸世道，則又過之。

三 龍夢霖曰：曾文正公爲近世之大人物，但學文章所屬實字，雖結語亦如欽佩其爲人，從與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？吾讀其遺集，按其行事，反相推求，始知其得力所在，蓋由強毅謙謹而來也。

四 吳汝綸曰：公所設議，思慮深遠，進規中原，議築長牆以制湯寇；策西事，議澆甘肅而後出關；饒馮黔，議以蜀湘兩省爲根本；皆初立一議，數年之後，事之成否，皆如其說。而取夷尤著。且朝廷乏人，取之公旁，始謂求賢，且以薦起。繼乃胡公，勝口十倍，陳軍諸將，首修羅云，二季紹之，水則彭楊。皆公所識，技於風塵。知人之鑑，並世無倫。

五 張裕釗曰：且文正公之盛也，當其時固不乏能疑聲譽，互沮交訐，并格不可行之端。然公絕不以自沮，行以至誠之心，而持之以堅定之力，勤勞十有五載，而誌於成功。……若文正之在當時，則教出於上，而風偃於下矣，其誠足以感之故。

六 黎昌原曰：夫擊兵犯難，折而不撓，是其勇。觀剛反正，弔元元之命，是其仁。開誠心，布公

道，囊括天下之才，而各任其器能，是其明也。收成功於季公鴻舉，是其智也。天津之役，揆厥後已，辱身以從君父，是其忠也。嗚呼！可謂臣之道粹精，希世之人傑已。

七 郭嵩燾曰：其平居抗心希古，以美教化育人才爲已任，而尤以知人名天下，一見能矜其才之竊下與其人之賢否。……自昔風會氣運之成，蓋莫不由人焉。曾文正公以道德風範倡，天下名賢頌德，靡起湖湘間，能覆瓿舉，斯亦千載一時之會也。

八 李元度曰：公自入詞壇，毅然有效法前賢，澄清天下之志，講求經世之學，兼治詩古文辭。曾化厚公鑑人爲太常卿，公相從論學，唐公授員外，公遂築窮宋學，與蒙古文端公樸仁，六安吳公廷棟，昆明何文貞公桂珍，靈公旂，仁和邵公懿康，茶陵陳公源克，漢陽劉公傳燮，往復討論。所作日記，力求改過，每補自苛責。

九 俞樾曰：湖鄉川入將相，手定東南，助衆之盛，一時無兩，尤嘗相士，其所識拔者，名臣名將，指不勝屈。楊曾從遊，輿門藉藉，以爲三代以下，魁士名人，指不勝屈。然以德行而兼政事，可以副古

大臣之稱者，因人而已。曰落罵孔閔，曰隲敬與，曰落希文，曰苛罵君實。之四賢者公平日而聞往者也。竊以四賢之行事而考之，今公殆繁其長而去其短者乎？

十 梁啓超曰：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唾罵者也。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。吾以爲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，則中國必其手而獲救矣。彼唯以天性之極純厚也，故雖行破壞湯可也。唯以修身之極嚴謹也，故雖用權變焉可也。故其言曰：「扎硬寨，打死仗」；「多作理，少大言」。曰：「不歸聖賢，便爲禽獸；莫問收獲，但問耕耘」。彼其事業之成，有所以自差者在也。彼其能學問造賢以共圖事業之成，有所以差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，吾竊不欲澄清天下則已，苟有此志，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。——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歷百千艱阻而不撓屈，不求近效，銖積寸累，受之以虛，將之以勤，植之以剛，貞之以恆，帥之以誠，勇猛精進，磨礱卓絕，如斯而已，如斯而已。

十一 蔣中正曰：湖廣之所興，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者，蓋非人材消長之故，而實綱榮廢替之微

也。彼洪楊石李陳章之才略，豈不能比擬於曾胡左李之清臣？然而曾氏矯矯道備，力能躬行，以爲一世倡，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，挽回亂靡。茲不問其當時變易之手段，思想之新舊成敗之過程如何，而其苦心毅力，自空谷人自響鑿入之道，蓋已足爲吾人之師實矣。

十二 郭斌蘇曰：曾文正公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生最良之異之一，故能才德俱備；文武兼資。有宗教家之信仰，而無迷妄；有道德家之篤實，而無其狂矯；有藝術家之文采，無而其浮華；有哲學家之深思，而無其擊空，有科學家之條理，而無其支離；有政治家之手腕，而無其猥詐；有軍事家之膽略，而無其殘忍。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摺證信至者固甚多，然求一平均發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與文正相比者，實不數數觀。而文正之在中國，則聲譽偉大，莫不外爲中國正統人物中之一人。嗚呼！斯真中國教育之特色，中國文化之特色也。

十三 胡哲敏曰：是故今日之務，在力挽頹風，轉移風俗。雖曰茲事體大，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勝，然而風氣之成，則又往往在一二人之倡導，而全國翕然相從，卒教化民成俗之效著，亦比比然也。

謂之會同，而氏殆其人歟？會氏固成周之際，社會頹唐，百端頹歎，殆無望於今日，賴其力行倡導，而
 國俗爲之變。雖爾時外患未熾，元氣未凋，國力尙未衰如今日，要非以彼堅苦卓絕之志，脩己治人
 之力，則當時情勢未可知也。故會氏之事業是非姑勿論，其尊卓誠信苦心孤詣受民他才之偉大胸懷，
 斯爲可尚矣。

十四 何貽琨曰：會公於義理詞章考據三者，既有相當之造詣，於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亦有良好之
 表現，求之古今中外，均難其選。故會公不僅爲清代中興之人物，抑且爲世界史上有聲有色之人物。
 ！！會公之所以偉大，不在事功之煊赫，名位之崇高，唯在淮德作業起無已時，困知勉行，始終不懈
 。唯其進德修業，故其誠足以感人，其明足以治事；唯其能困知勉行，故困難不足以沮其心，挫折適
 足以及其志。會公嘗謂：「担当大事，全在明強二字」，蓋諄諄之良言也。！！會公以一任籍守郎，
 辦閣於長沙，初雖幾經敗衄，備嘗剝辛，卒能戴平大亂，挽回危局，倘非有獨到之處，曷克辦
 此！

十五 觀一山曰：阿藹之學，以義理爲與底，而不爲空言僻獨者所泥。以身體力行爲歸，頗與歐李學派相近；以格物學禮爲務，頗與顧亭林之過儒相近。兩者典章制度，名物訓詁，無所不賅，卽經世之學也。阿藹之所注在此，既已超於其師友，此其道德勛名之所以被天下，不得以隨理學家目之也。

十六 李肖聖曰：嘗攷古今鉅人，所以能立身濟物，傳聲無既者，持視其志與學耳。公自幼受書，慨然有志於經國宰物之大；及官京師，有倭良峯吳竹如唐鏡海諸先生與之遊；取友鄉邦，有程耦庚羅繼山左季高劉盡容諸君子爲之輔。此人皆以絕特之資，究洛閩之緒，相與修性立敬，激厲徒衆，以遏天下之狂瀆。公乃奮精血窮思，博綜而廣術，樹德則追周孔，自苦隱師禹益，持法竊用中韓，齊處功名之際，乃困黃老。故公之學，其大者出於禮經；而百家偏勝之術，亦時取之以集事。其於宋儒篤崇伊川紫陽，而於象山姚江之說，曾不齒狗世議，輕事非詆。其潛大而能容，過而不迂，此公所由能超當時之羣，赫然近代兼濟之宗，而上與葛陸范馮諸人比烈也。

中七 稍遜君山曰：惟重非顛王主義，亦非雷同性之侵略，意在維持名教。

附錄 (三)

節錄著者所撰論向上力與新生活精神總動員工作競賽之關係

一文（見廿九年四月政工通訊）

「真莫大於心死。」古人已熟置慨，肝斷魂飛，尤有加強向上力之必要，蓋向上力為一切事業之源泉，苟不能儘量發揮與運用，則對任何事體，只有以言當行，終於無濟。

新生活之倡行，即在恢復我民族固有之道德，而將八德四維之精神，融澈於衣食住行一切日常實際生活之中，而為人；必須遵守之規律，我民族之傳統精神，與夫古聖先賢之所以瞻敬立說，莫不以節行二字為主，舉凡洒掃應對與夫一舉一動之微，無不示以儀則，因其本而利導，節其性而不使揆，是以有習於誠義廉恥者甚鮮，如能將此程精而完全恢復，則民族之復興，國家之建設，必於是焉樹之基礎，其始也繫於個人生活之微，其轉也關係國家民族之大。若苟益之以實事求是日新又新之精神，

則個人之生活，國家之生存，民族之生命，必能發揚光大，日進無疆是以新生活運動，即謂爲復興民族運動亦無不可。

精神總動員之實施，在華結全國國民之精神於簡單共同之目標。使全國國民對自身皆獨立同一之救國道德，對國家，皆堅定同一之建國信仰，而奮鬥犧牲，以完成繼往開來之任務，而其主要關鍵，厥在精神之改造，必也改正醉生夢死之生活，養成奮發蓬勃之朝氣，革除苟且偷生之習慣，打破自私自利之企圖，糾正紛歧錯雜之思想，始能達到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」之地步，而置國家於磐石之安。

工作競賽實爲精神動員之發現，其目的在使各個部門均能發揮其最大效能，是以不論本身之實質如何，程度如何，以及客觀之條件如何，均應盡其鞠躬盡瘁之能事，優者固應自強不怠益求精進，劣者尤應日新日異而歲不同，以與優者爭相輝映，是以工作競賽卽爲整個中華民族之向上運動，以昨死今生之決心，以達其維新之目的。

新生活運動精神發動員，以及工作競賽，均有其獨立與系統之精神，其精神為何？即加強向上力自強獨立而已。於此，必須認識生命之意義，在創守宇宙間之生命，不能以個人之生存。久曾窮其心，榮辱得失傷其志，必須把握生命之價值，對世界人類負起承先啓後之大任，以解放芸芸衆生之桎梏爲唯一職責，則一切困難，必能克服。故生命勝利之歌有云：

震萬機響曲的電光射回我的頭頂；

霹靂雷震天萬竅怪我；

驟暴風掃地倒旋坤軸；

颶狂瀾噬海、駭浪駭天、侵亂斗星，

譁惡魔擾我凌空，擲向海底；

隨隨其的命運沉淪漂泊；

任憑他橫逆相加，我畢竟永生不滅。

必有此等自強不息之精神，始能負起「移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」之使命，必先加強向上力，而後始能「克己復禮」「見義勇為」「砥礪廉隅」「行己有恥」；始能更換精神，嚴守公約，始能夜以繼日努力於本身之職責，而加強向上力之方法，不外清心工夫也。

好好色，惡惡臭，乃人之天性，知是非，明利害，亦為人之本能，只因無向上之決心，以致隨逐自己前途，貽害國家社會，決心為何？即為內在自覺起著避惡之向上力，蓋人之思想無時不在活動，倘不專光專入正軌，則必為物質欲所把持操縱，縱向體之任何一方，均為物質欲潛伏之處所，一遇花花貨利之誘惑，鮮有不隨其衝中而受其支配者人欲既有向上與否之分，如何令其支配思想使其走上正軌之向上途徑？乃為天良判明後之決心問題，如能以天良發動向上欲，使其為向上而思而想，乃為最妥善之上策，否則於人欲發動後，迅速判別其是非，是日則完成其設計，加緊其活動，以期提前見之於事實；非者則竭力抑制克服，以懸崖勒馬之精神，移轉視線，改入正當之途徑，所謂「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」者在此，「不為習賢；則為禽獸」之關鍵亦在此。人既生而有欲；由欲望發動思想，是以

傲然如爲向上者，則思想爲其向上而思而想，是爲正途，可以打新，可以爲人，可以爲主，可以爲貴，可以爲聖；欲望如爲墮落者，則必行尸走肉，爲鬼爲奴，爲禽爲獸，唯人各有天良，其明知日非其不爾，其智如神，無獨不知，無先物而主動，不後物而被動，無論任何欲念之一動，必須先穩定其正當與否，以爲行止之權衡，孟子所謂求放心，王陽明所謂致良知，里格爾（Rigol）所謂「發覺意志及道德感之代表」，均不外指示人類，在天良之監視下儘量發揚其正當欲識耳。故上焉者，由天良直接發動正當欲識，由欲識發動思想，再由思想見之行動；次焉者，於欲識發動後，由天良擇其善者固執履行；下焉者，不但欲望已發動思想，或已入於邪途，但此時若發大良發現，故能覺悟，亦可立下決心——即大勇——改邪歸正，此一轉移間，力過萬鈞，誠爲落厚千里，人鬼關頭，亦云危矣！而世人竟以此類爲最多。故第一類人之向上，由於主動與自然；第二類人之向上，由於擇善而固執；第三類人之向上，由於覺悟與決心，第一類爲行其所無事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第二類則慎思明辨，發覺意志，第三類則非困心衡慮改過自新不可，故需要內在之追覺與決心，（人鬼關頭爾爾後）但無言

新生洋精神推動及工作競爭之任何一種得以貫徹實行，均非其有最高之向上力不能達成目的，整必勉勵治其心，而後始能開物成務福國利民也。而治心之要，仍須注意下列三種工夫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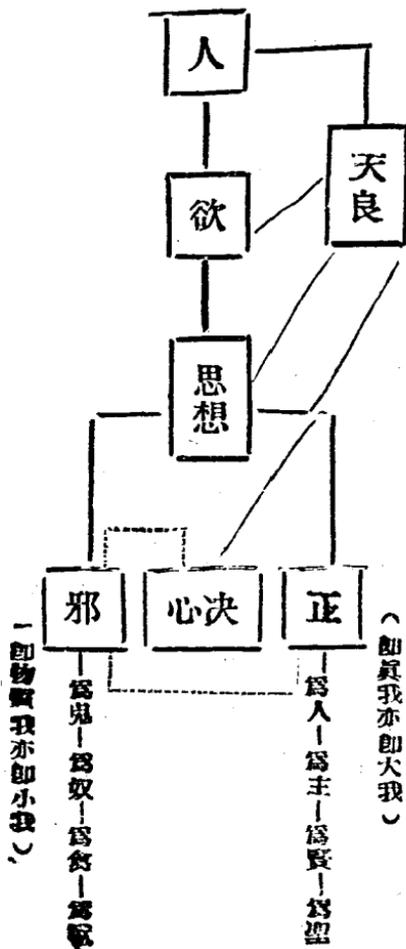
一、求放心——世人之所以墮落者，皆因放其心而不知求也，以致利慾薰心，沉淪酒色，陷於物欲之中，雖具阿蘭方趾，亦不過酒囊飯袋而已。求放心之法，不外從知行二字入手，在知之方面，須致良知，以求理通，在行之方面，須事事經內心之判斷，不盲從，不妄動，目標既定，生死以之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皆取以求志之過也，志通難得，妄念不生，我心天心，相合為一，乃可以參天悟之化育矣。

二、知幾——易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！」所謂知己者，即察微以知著，見顯以知隱，知行並進，則幾幾而行，均所以實現其精神上之自由與安慮，即由誠而明之工夫也。

三、盡性——真我即理性之我，西儒所言自我實現或精進主觀，即為吾儒盡性之意，盡性即自我實現者，即為理性之我充分發展之，是即將天之所特賦於人者，盡力以實現之，完成之，夫字首之



人 鬼 關 頭 圖



現於外者爲自然律，其表現於內者爲道德律，吾人苟能外應宇宙生生不息之機，內順仁義道德之規，是

能知天之所命，盡責任之功，亦即真我意志之完成。

心治矣，向上之活力，自可日趨蓬勃，匪但新生活精神動員工作競賽不難貫徹其目的，即復興中華民族促進世界大同亦可翹足而待矣。(下略)

版權所有

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初版

曾海生立海書行

著作名 陳情切

發行人 黃季壯

出版者 人文書局

重慶打銅街



陸軍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〇八二號

{2}



1 10 9